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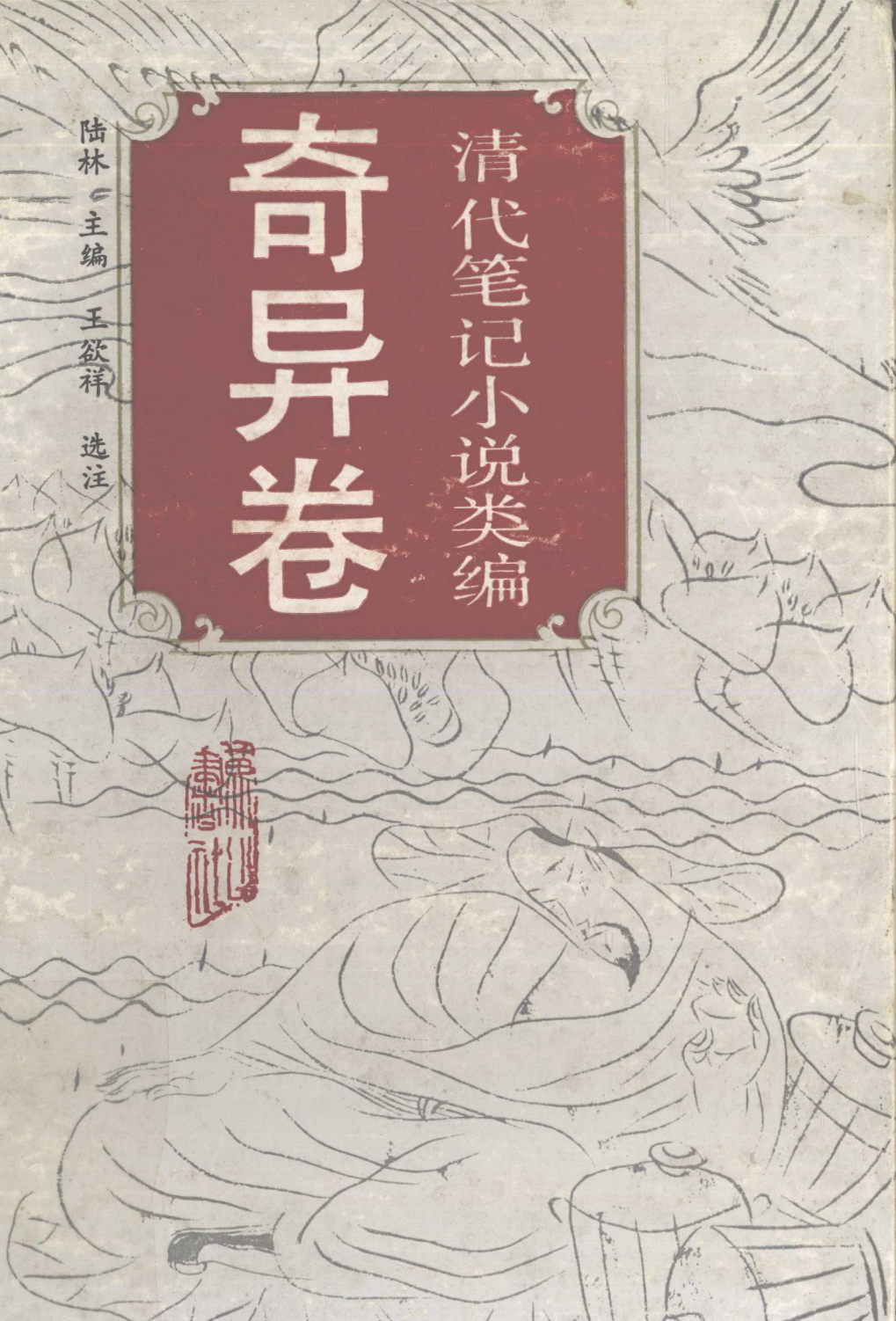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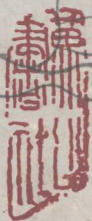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

奇闻异卷

陆林 主编

王欲祥

选注



本丛书为国家「八五」规划重点图书

清代笔记
小说类编

奇异卷

陆林 主编
王欲祥 选注

黄山书社

皖新登字(05)号

责任编辑：项纯文

封面设计：王国亮

插图：何南燕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奇异卷

陆林 主编 王欲祥选注

黄山书社出版

(合肥市金寨路381号)

新华书店经销 安徽书刊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7.125 字数：320,000

1994年6月第1版 1994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000

ISBN 7-80535-309-3/I·69

定价：24.20元

总序

我国古代笔记小说，历史悠久，源远流长，起源于先秦，萌生于汉代，中经魏晋六朝和唐代两个创作高峰，至清代而进入鼎盛之期。有清一代的笔记小说创作，卷帙浩繁，作者如林，继承了晋之志怪、唐之传奇和历代史传文学的艺术营养，形成了三大创作家数。一种是以传奇法志怪，情节曲折，文彩绚烂，并自有其情感之真诚、含蕴之深刻，这种以蒲松龄《聊斋志异》为代表的艺术类型，占居着清代笔记小说的主导地位。一种是融志怪和考辨于一体，在平直的记述中杂以精警的议论，质朴凝炼，富于理趣，代表作是纪晓岚的《阅微草堂笔记》。一种是散出于清人文集中的纪传体小说，传神写照，虚实相间，细微婉转，摹绘如生，由“虞初”体编者而集其成。它与“阅微”体一道，伴随着庞大的“聊斋”系列，构成了清代笔记小说丰富多彩的基本面貌。其中大量的优秀之作，突破了以纪实为主的传统笔记小说观，以尺幅千里的独特形式，歌颂真、善、美，鞭挞假、恶、丑，反映着时代的生活画面和人们的思绪心境。上至朝廷官场，下至市井里巷，甚至虚幻的冥间仙界，各种场景，各色人物，在清代笔记小

说中都有艺术的展现。从文学反映生活的广泛性和丰富性来看,可以说笔记小说发展到清代,才最终摆脱了随笔杂著的束缚,衍变成为成熟而独具个性的小说样式。

清代笔记小说所取得的艺术成就,奠定了自身在传统思想文化和古典文字宝库中的重要地位,在今天仍具有供阅读者欣赏、创作者借鉴和研究者参考的多种价值,是我们认识封建末期心路史程的形象材料。如何把这一时期的笔记小说推荐给读者,前人做过不少工作。我们试图打破整理单个作家小说集或编选断代小说选的传统方式,以艺术情节和主要形象的性质特点为分类标准,精选出那些当时作者普遍关心,现在仍然有其生命力的各类题材的较好作品,选编一套清代笔记小说分类丛书,以满足广大读者的不同需要。

分类编选笔记小说,我们希望能具有这样几方面的作用:从欣赏方面来看,清代笔记小说数目众多,人们的欣赏口味又各有偏好,一般读者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逐本逐篇阅读,本丛书将原先散见于各书的单篇作品,精选其有较强可读性者,按类集中,汇辑成书,可以较充分地满足各种读者的不同欣赏爱好;在系统地分类阅读过程中,通过比较对照,也可提高读者对同类作品的欣赏水平。从创作方面来看,清代笔记小说的艺术经验,对今天创作具有民族风格和气派的文学作品,仍有重大的借鉴作用。本丛书的分类特点,对从事不同题材创作的文学艺术工作者,从创作素材和艺术手法两个方面,均可提供历史借鉴。从研究方面来看,本丛书为分类的专题性研究,提供了较丰富的历史资料。在

文学史研究的范围内，它有助于引起对全面研究清代笔记小说的重视，并为分类笔记小说史的撰写，准备了基本材料；就广义的社会科学研究而言，笔记小说描写现实的真实性和形象性的特点，也使本丛书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史、城市生活史、武术史以及古代神话、民俗、法学的研究，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全书以传奇体小说为入选重点，从清人所作的约一百五十部笔记小说中选取二百余位作家创作的约一千九百篇作品，按类分编成十卷，总字数近三百五十万字，以较大的容量、独特的形式，反映了清代笔记小说创作的总体风貌。这其中，有对幽艳哀婉、纯真美好爱情的动人描写（见《言情卷》），有对封建末世、众生之相的冷面观照（见《世相卷》）；有反映机谋谲诈、斗心斗智之篇（见《计骗卷》），有描绘行侠仗义、拳风剑影之作（见《武侠卷》）；有的写奇人异士、奇闻异事（见《奇异卷》），有的写劝善惩恶、善恶昭彰（见《劝惩卷》）；神仙鬼魅、亡魂幽灵，多是现实变相（见《神鬼卷》）；花妖狐媚、草木虫鱼，万变不离人生（见《精怪卷》）；烟花粉黛，在折射社会黑暗的同时，浸润着对弱者的同情（见《烟粉卷》）；破案侦狱，在扑朔迷离之中，往往揭示了生活的哲理（见《案狱卷》）。面对清代笔记小说丰富的艺术内容，这十类不能说是概括无遗；作为编者，却力求它能不失其巨。十卷在手，清代笔记小说中的佳作名篇，也可谓十得六七，灿然可观了。

为方便读者阅读，全书入选作品均加以通俗而简要的注释，一般不列引文，力避繁琐引证；为省却读者的前后翻

4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

检,各分卷对难解词义的注释不避重复,但尽量做到先注者略详,后出者从简。各分卷入选篇目的编次,以时代先后为序。选自个人小说别集(如《萤窗异草》、《夜雨秋灯录》)者,以原书的创作或刊刻年代为准;选自多人小说选集(如《虞初新志》、《荟蕞编》)者,则以该集的编定或刊刻年代为准。同一作家创作的多篇作品,出处如涉及不同的小说集,均以先问世集子为准加以编次。写、编、刊均时间不详者,则参考有关材料,插入书中适当位置。

参加本丛书选注工作者,以南京师范大学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的科研人员为主,兼请校内及外校的有关学者共襄其事。校科研处和古文献整理研究所的大力支持,为编写工作的顺利进行提供了许多条件。安徽省出版总社和黄山书社的高度重视,使全书能以较快速度与读者见面。黄山书社社长、原总编辑黄勤堂先生和责任编辑项纯文先生,在确定选题、推敲体例和审定书稿的过程中,付出了艰辛的劳动。在这套丛书发稿之际,谨对有关各方致以诚挚的谢意!

陆 林

1991年4月

前 言

这是一本描写奇人异士、奇闻异事的清代笔记小说选集。

奇人和异事，其实是二而一的东西，奇人必得异事方显其奇，异事则需赖奇人之行方显其异。

如果“文学是人学”这句话说得不错的话，对于小说、戏曲来说就更为恰当，而对于奇人异事类的小说来说尤其是如此。

中国古代的小说作家，显然深得个中三昧。中国小说的发展，某种意义上简直可以视为奇人异事小说的发展史，也就是对小说与现实的“即”或“离”的理解与实践的历史。

先秦时代，采风制度盛行。在采风推动下产生的小说著作，现在几乎全都失传了。它们失传的原因自然是多种的，但有一条似乎可以肯定，即是它们的失真以至近于神话，不能引起统治者足够的重视。汉代的小说，在中国小说史上是应该书上一笔的。现存汉代小说，如佚名的《括地图》、扬雄的《蜀王本纪》，都是远历史而近神话的。唯一可称作有一定根据的历史小说，便是佚名的《燕丹子》。这部小说一方面主要是根据一些史书如《战国策》、《史记》等撮录而成，但另外那里面已显现了作者的小说意识和以小说眼光进行加工整理的痕迹，如截美人手、脍马肝、天雨粟、马生角之类的描写，就都是民间传说的产物而非历史的东西。

汉末魏晋六朝，历史进入动荡阶段。一向被视作正统的史学在这动荡的时代面前，在走马灯一般的王朝更迭之际，在指导思想各异且大都寿夭命促的帝王面前，显得有点不知所措。加之不少文士信奉释道虚无、神灵鬼怪，所以，小说在这一时期获得了长足的进

展。

在理论上,这一时期的小说作者已逐渐意识到小说创作不必如历史著作那样需有根有据,它们可以脱离历史也应该脱离历史,显出自己独特的价值来。尽管人们在强调小说的独立价值和特有的审美价值时,往往以“信史”作支柱,但那不过是为小说的生存发展披上一件合法的外衣而已。如干宝《进〈搜神记〉表》的首句便说:“臣前聊欲撰记古今怪异非常之事。”这清楚地表明,他明知自己所记并非实录,故而以退为进,堵住批评者之口,“幸将来好事之士录其根体,有以游心寓目而无尤焉”——不必管它是否真实,你们只要觉得读着愉快便可以了。这说明魏晋六朝时有些小说作者已开始摆脱史学对小说的桎梏,开始为小说走上独立的道路呐喊,并已在实践中开始比较自觉地运用虚构的方法来创作小说或者理直气壮地去记载一些虚无缥缈的道听途说。因为,他们认为这是在创作小说而不是在记叙奇异的历史事件和人物。

除志怪小说外,这个阶段还有志人小说,这类小说虽不可能是信史(如裴启《语林》便因载谢安事不实遭谢诋而致湮没),但比起志怪小说来,是近于事实的。这也难怪,因为志人小说是魏晋清淡风气下的产物,它记的就是人物的言行,当然是远神而近人了。我们只是说,从总体上看,这一阶段的小说奇奇怪怪,并不是对现实人生中的奇人异事的记录,而实在是进步小说观的指引下而进行的有意识的虚构创造,尽管这只是一个从不自觉到逐步有些自觉地进行夸诞虚构的阶段。

文言小说到了唐代,有了巨大的进步。明代胡应麟揭示出唐传奇是“作意好奇,假小说以寄笔端”。事实的确如此,唐人传奇几乎从它诞生的那天起,便与“奇”、“异”结下了不解之缘。尽管传奇作者喜欢言词凿凿地说他们的故事是如何的有根有据,是何人所见何人所叙,甚至记下准确的年月以至时日,但那不过是一种障眼法,只是在形式上对传统小说观念的一种迁就,是小说在其历史发展过程中因为羽翼未丰而不得不呈现的一种畸形。如果我们不

了解这一点，便会上当受骗。如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历来便认为是真实的故事，且被史学家宋祁、欧阳修写入《新唐书》，后人亦从未表示怀疑。但究其实，这个故事恐怕也是靠不住的。比李公佐稍迟的李复言的《尼妙寂》也是叙写这一故事的，其中有云：“尼妙寂，姓叶氏，江州浔阳女也。初嫁任华，浔阳大贾也。”而李公佐的《谢小娥传》则是这样开头的：“小娥，姓谢氏，豫章人，估客女也。……嫁历阳侠士段居贞。居贞负气重义，交游豪俊。”如果是真人真事，何以在姓名、籍贯、职业、夫婿名姓这些最基本的史实方面会显出这样大的差别来？这只能说明，优秀的唐传奇作家已经清醒地意识到：小说只要人奇事异，娱人乐己，是不必管它有无真实的，那些形式不过是表情达意的外壳。

但是，一味讲求虚构也不一定就能写出一流作品。唐人传奇所以成功，形成中国小说史上第一个高峰，自有其更主要的原因在，这就是夸张而不失其真，虚幻却更显其实。它们是在荒诞夸张外衣掩护下向现实社会作了进一步的靠拢，而不象唐前小说不过是追求表面上的真实，或者只是表面上追求真实而骨子里却是近鬼离实，唐人恰恰相反，近人而远鬼。虽然他们笔下的作品有很多并无一定的创作旨归，并不一定以现实中的人、事为创作题材，而只是希望自己的作品能达到娱人悦己的目的，但毕竟有很多作品在形式上，尤其是精神实质上比以前的小说贴近现实。如李复言的《辛公平上仙》，写辛公为阴吏所引，在阴间看到一个皇帝被发动政变的人所杀的情景，表面上写的是在阴间发生的事，但显然反映的是元和元年太监俱文珍等发动宫廷政变谋杀太上皇顺宗的事。这篇小说是对重大现实题材及时而真实的反映。可以说，唐人传奇正是较好地处理了小说与现实之间的“即”与“离”的关系，这才取得了与唐诗并称的美誉。

宋元明的笔记小说，处于相对沉寂时期，这中间的原因自是多样的，但有一个基本的特点是：它们的所记所叙，大多人不奇事不异，从而导致了小说的衰落。宋代的文言小说，如著名的《绿珠

传》、《杨太真外传》、《梅妃传》、《海山记》、《迷楼记》、《开河记》等等，不过是一堆贡品一串人名的堆砌排列，不过是一个个传说的拼凑，不过是对史料的剪接排列，异事全无，奇气索然，对现实生活似乎贴得太近了，近到作者只需剪刀浆糊不需用脑思考的地步。宋人的志怪小说，如洪迈的《夷坚志》，则往往人太奇，事太异，象是阎王说书小鬼听，不带人间气息，也即是说，它离现实太远了。

宋人作品的这种弊病，一直到明代的“三灯”才略见好转，而真正能得唐人真谛且加以发展的，是清人的小说。

清代笔记小说是中国文言小说的全盛期。

就流派而言，清代笔记小说可分为全能型的“聊斋体”、说理型的“阅微体”、人物传记型的“虞初体”以及三言两语式的“世说体”等等。

“聊斋体”和“阅微体”的艺术特点，前人多有论述，此处不去谈它。所谓“虞初体”，这里是指主要以现实人物客观事件为描写对象的小说，因为清代及民初出现了好几部这种类似今天人物传记且以“虞初”命名的作品集，如《虞初新志》、《虞初续志》、《虞初支志》、《虞初广志》等；当然，这种以记传体风格创作出来的小说篇目，在“聊斋体”和“阅微体”小说集中也屡屡可见。我们姑且将这一类风格的小说篇什通称之为“虞初体”。

从小说史的角度看，代表清代言言小说最高成就的自然是以《聊斋志异》为代表的“聊斋体”的小说，而不是“虞初体”的小说，但是，在奇人异事类小说的发展史上，“虞初体”的成熟，在清代无疑是最有成就的。清代奇异类小说不似唐前作品那样荒诞，也不象唐传奇那样夸张，更少宋元明小说的枯涩。

就内容而言，清代“虞初体”的小说比一般流派的小说显得正大，它不象“聊斋体”作品那样缠绵，不象说理型的“阅微体”小说的乏味，而“世说体”只是撷拾一些奇人的言行以作谈资，而“虞初体”小说在选材方面独树一帜，着力刻画一批峥嵘豪迈之

士，背景则多选易代之际或外寇入侵的民族战争，因而常有一些令人昂扬、催人泪下的慷慨之作，这是一般流派的小说所较少具备的。如《虞初新志》中的《髯樵传》、《汤琵琶传》，《虞初广志》中的《沈光祿传》、《淮北徐氏妇》等等，风云气盛，儿女情少是这类小说的一个显著的特点。

这类小说内容方面的第二个特点是情真意实。当然，小说刻画人物、表情达意本不必拘于某种形式，更不必强为轩轻，甲此乙彼。但是，由于奇人异事类小说强调真实，它的选材多是来自现实社会，来自芸芸众生，一般也不假神托鬼，也不涉足精怪。即使是奇幻的情节，也多是通过人人可有的梦境来表现。因而，它不仅在内容而且在形式上与现实、特别是与读者的距离很近，对作品中的人物事件，读者多是了解熟悉的，他们能够感受因而也就愿意去关注作品中人物的浮沉，家国的兴替，而不象读神怪小说那样，容易使读者置身于作品之外作冷眼旁观。描写家国大事，固然易使作品激昂慷慨，而描画身边琐事，因这些人事多系作者亲见亲闻，多系情动于衷而不得不形于言的，因而也就能打动读者，如《虞初支志》中的《四不论先生传》，《夜谭随录》中的《三李明》，《虞初新志》中的《武疯子传》等等。《聊斋志异》中的作品，尤其是描写爱情的作品，是那樣的宛转风致，那樣的旖旎多姿，但是，细心的读者也许会发现，这其中除少数风格接近于“虞初体”的作品外，《聊斋志异》缺少一种如泣如诉的悲剧感人力量，也缺少一种与读者促膝谈心式的动人之作。而“虞初体”小说在这方面又恰好可补“聊斋体”的不足。其根本原因，不在于作者水平素养的高下，也不全是题材的关系，主要的还是在于“虞初体”中的这部分作品的情真意切。如《萤窗异草》中的《苦节》、《右台仙馆笔记》中的《某孝廉》、《志异续编》中的《酒疯子》等等。我们并不排斥小说采用浪漫主义的手法，但我们也不应该忘记一个事实，即小说发展的历史是在一步步地向现实靠拢，不仅是内容上甚而也包括它的形式。“虞初体”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适应了这一历史的进化。

在体制上，清代以前的奇人异事小说，数量虽也不少，但总的说来，属于笔记体的范畴，即多用平淡的描述手法，而较少去刻画生发，更不用说去精雕细刻了。这可以从刘义庆的《世说新语》算起。尽管《世说新语》可以算得小说史上里程碑式的著作，尽管它有着某种后世所难以超越的成就，但它的描写刻画却实在是不够，如同李逵杀虎，简约豪爽，却较少曲折宛转可言。唐五代的笔记体小说如李肇的《国史补》、王定保的《唐摭言》、王仁裕的《开元天宝遗事》、孙光宪的《北梦琐言》等等，也缺少一种奇致，走的还是《世说》的老路，因而也就难有新的突破。宋代以后的这类小说，更是近历史而远小说，除了少数几部著作如宋人周密的《齐东野语》外，都没有取得很大的成就。而清代的“虞初体”小说显然在这方向前迈进了几大步，传奇的色彩比较浓郁，它相当讲究人物的刻画和结构布置，往往使得作品中的那种浩然之气、人生气息强烈地感染着你，真正做到奇人异事，叫你一读难忘，如同景阳冈武松打虎，正大磊落而又韵致翩然。

在篇幅上，清代以前这方面的小说显得琐屑零碎，而且“世说体”占据了主要市场，唐传奇纵然奇而有致，但作品多数并非直接以现实人生为题材而是以委曲出之。宋人的某些传记作品篇幅虽长，但那里却难以嗅到多少传奇气息。只有清代的这类作品，真正做到以传奇手法叙现实人生。这方面，甄西逸叟原作，毛祥麟加工的《孀姝殊遇》，是最有代表性的一篇，它不仅清代小说史上，即便在中国文言小说史上，也是一篇不可多得的杰作。

在手法上，清代以前这类小说都显得比较粗糙，似乎既是写现实的人与事，就不必进行提炼加工而只需照录便行。如在明代颇享时誉且在清代被收入《四库全书》的《何氏语林》，便过于干瘪。这类著作，作为谈资，作为史料的一种补充，自有其独特的价值在，但放在小说史上来观照，未免显得枯涩了些。这一方面，清人小说显然细致委曲多了，如《广阳杂记》中的《王辅臣》，《荟菴编》中的《打卦者》等。

清代奇人异事类小说不仅在质的方面较前此小说有很大提高，由于这一阶段民族矛盾、阶级矛盾最为尖锐，给这类小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绝佳素材，因而，在量的方面也空前地多，终于形成了流派。虽然在小说史上尚未出现这一流派的名称，更没有以这一流派而名家的作者，但只要我们不是形式主义地看问题的话，就应该承认这一点，承认这一流派的存在及其对我国文言小说史所作出的贡献。

那么，这一流派的小说有没有什么不足？回答也是肯定的。

首先，“虞初体”的小说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短篇小说的发展，因为它多是以人物为主，那么，在人物所实有的遭遇之外，它不便随意增加什么，甚至不敢稍作夸张。不要说没有天雨粟、马生角之类的描写，甚至连史学著作如《史记》中所刻画的项羽的那种拔山之力、重瞳之貌也难得见到，想像力（更不用说虚构了）在部分作品中几乎被遗忘了，起码是被淡化了，这便使得不少作品平而无奇，正而少变。而又有一些作品则流于社会新闻、奇闻异事的记录，缺少丰满的人物形象。

其次，作者的身份也部分地限制了这类小说的成就。文与质的关系，历来便受到文人的重视，重视的程度往往与作者身份的高贵成正比例，与作者所受正统的教养及文化素养也成正比例。清代作者多受八股文的影响，不少人似乎不大习惯从那种扳着手指数字数的八股文的桎梏中跳将出来，去写那种挥洒裕如的小说；他们也不可能完全摆脱多年来的传统习惯的影响。我们读某些清代笔记小说，往往会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便是这个道理。八股文虽使这些作者打下了较好的语言功底，同时也使得不少作者笔下缺少生气。幸而，这种束缚往往被作品中的正气、被人生的真情所冲破。

另外，写作时的一气呵成、随手而记（这正是笔记小说的创作特点），也容易造成结构平板、描写疏简的毛病。这是一个与生俱来的毛病，一个为取得某种成功而必须要付出代价所产生的一种毛病，非高手便难以克服。

本书从五十二部小说集中,选取了六十四位作家创作的一百五十九篇小说。由于这是一套丛书的一种,在体例和篇目上有统一规定和统筹安排,且注者水平有限,因而在选与注等方面便有许多缺憾,尚希读者不吝赐教。

王欲祥

一九九一年四月

目 录

- 总 序·····陆 林
前 言·····王欲祥
- 聊斋志异·····蒲松龄
 偷桃(1) 蛇人(3) 凤阳土人(6)
 小二(9) 颜氏(14) 恒娘(18)
 大男(22)
- 虞初新志·····张 潮 辑
 盛此公传周亮工(27) 汤琵琶传王猷定(33)
 武凤子传方亨咸(37) 焚琴子传顾 彩(41)
 髯樵传顾 彩(45) 郭老仆墓志铭侯方域(49)
 再来诗讖记沙张白(52)
- 池北偶谈·····王士禛
 化鹤(58)
- 广阳杂记·····刘献廷
 王辅臣(60)
- 觚 觔·····钮 琇

2 清代笔记小说类编·奇异卷

- 英雄举动(69) 西台笃行(71) 白草散(72)
述异记.....东轩主人
桃核舟(75) 口技(77)
见闻录.....徐岳
么儿 王喜子(79)
簪云楼杂说.....陈尚古
祁禹传(81) 巧婚(82)
彤史拾遗.....毛奇龄
刘美人(84)
子不语.....袁枚
棺床(87) 借棺为车(88)
夜谭随录.....和邦额
修鳞(91) 春秋楼(99) 请仙(102)
三李明(105)
谐铎.....沈起凤
雏伶尽孝(107) 能诗贼(109) 壮夫缚虎(111)
螭蛄郡(112) 蛻螂城(117) 梦里家园(119)
耳食录.....乐钧
张将军(123) 葛衣人(125)
萤窗异草.....长白浩歌子
苦节(127) 白云叟(136) 女南柯(143)
晋阳生(155)
小豆棚.....曾衍东
常运安(163) 祈梦事征(166) 颠当(170)
耿姓(173) 朱高安(176)
客窗笔记.....金捧闾